



# 學術與政治之間：韋伯+徐復觀

王健文 歷史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

成大圖書館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讀區 2017年11月15日

韋伯 (Max Weber · 1864-1920) 《學術與政治》主題書展

「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」演講百年紀念與反思



年輕的學生們，當然需要鼓勵、需要支持、需要掌聲。但是，也許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掌聲。

「只」能得到掌聲，也許會讓他們失去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東西？

韋伯(Max Weber)在〈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〉這篇偉大的演講稿中如是說：

「一個人如果是一位發揮了作用的教師，他首要的職責，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。我是只那些相對於個人黨派意見外，令人不快

除了掌聲之外，學生也需學習認真面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，以及那些也許「令人不舒服」的事實。



王健文

2014年3月24日 · 台南市 ·

殺君馬者道旁兒：革命青春之四 2014/3/24

悲壯與犧牲可以是每個人自我生命的選擇，但沒有一個人可以鼓舞別人走向悲壯與犧牲，那不只是不負責任，同時是極度的不道德。

這篇貼文，昨天下午寫完，想今天看看再修訂貼出。還來不及貼出，學運中的黨派強硬頭人「佔領」行政院，引發了政府的鎮壓。我擔心的事情，果然發生了，只是比我預期的早了幾天。

昨天晚上十點半，當我後知後覺地知道行政院現場風雨欲來的趨勢，焦慮地在臉書上寫上「殺君馬者道旁兒」七個字，沒作解說，卻可能引來一些朋友誤解，以為我借喻學生為「道旁兒」，被殺的「馬」是馬英九。老友雷士立刻明白，為我做了簡單詮釋：

「王健文學長用風俗通義的典故說：殺君馬者道旁兒，提出他的疑慮，似乎擔心學生在觀眾的喝采聲中拋頭顱、灑熱血！這也是五四運動之時，蔡元培辭北大校長時引述過的一句話，大家慎思！」

這是我真正的意思。楊照在一篇文章中更詳細闡釋這句話的古典與近典，請恕我偷懶，長篇徵引幫助不熟悉的朋友瞭解

楊照說：

「1919年在北京發生了“五四運動”，當時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隨後請辭，辭職時給北大師生留了一封信，上面簡單說着：“吾儕矣！殺君馬者道旁兒也。民亦勞止，迄可小休。吾欲小休矣。”強而用了一個冷僻的典故，出自東漢時的“風俗通義”，講的是一個人得了一匹好馬，很喜歡騎著馬在道上行走炫耀，道旁小兒看熱鬧就頻頻敲鼓，人和馬受了鼓勵，就愈跑愈快、愈跑愈狂，終致好馬累倒不起，有識者嘆息地對馬主說了這句話：“殺君馬者道旁兒也”。

短短的一句話，在那樣情境下，實有多層深意。蔡元培當然不是個保守、維護舊秩序的人，不然北大也不會在那個時代充滿活力，更不會成為發動“五四運動”最主要的力量。不過蔡元培看到了，推動學生上街，除了愛國的理想主義之外，還有其他的因素，他最擔心的，最覺得需要提醒學生防範的，不是逮捕學生、試圖鎮壓學生的北洋政府，而是表面上看來站在學生這邊，鼓掌叫好催促學生更積極、更激進的群眾們。

這是蔡元培經歷了清末革命狂潮後，獲得的深刻智慧。當時北大師生不一定能夠領會，然而每次只要掀起群眾狂熱，我們都能從蔡元培引用的這句話中，得到冷冽的體認。」

群眾運動常常循著一定的生命軌跡運行，少有例外。當群眾運動壯大後，內部的分裂、路線的爭執、領導權的競逐，都逐漸浮現。特別是群眾運動陷入持久戰，更難沒有顯著的效果時，前述的種種紛爭在焦慮中會更加強化。激進與溫和、黨派與論派的對立永遠存在。特別是，就像余英時論述中國近代思想的激進化般，運動中並不存在著一條穩定的中線，他一直會被激進的一方往那一端拉扯。前一天的激進主張，可能在後一天迅速被更激進的主張所取代，轉眼成為「沒有動能」的保守份子。

一開始佔據國會，相對於過去的群眾運動是激進的，但是當支持者不斷合理化之後，他就不再是激進、而是尋常，甚至在更激進的佔據中央政府主張出現時，保守國會的人轉職成為保守派。

如果攻佔中央政府的主張與行動在此刻被社會或支持者正當化，除非立即能收戰果，否則，往更激進的方向再挪移，是很可能的發展。那會是什麼呢？

那條任何國家社會都該存在的秩序中線應該在哪裡？我們能否容許它不斷往極端挪移嗎？

「殺君馬者道旁兒」要說的不只如此。群眾運動中的激進取向常常是被鼓舞出來的，看著駿馬狂奔，道旁小兒驚呼鼓譟，受到鼓舞，馬蹄狂飛不止，終致力竭而死。

這些天發生的事情，狂奔的駿馬以學生為主體，道旁小兒在轉成年長的老師或運動前輩。

本來應該提供更多歲月累積智慧與閱歷給年輕學生的師長們，許多人都表示要向學生學習、追隨學生的腳步，爭相的說孩子你們比我們更好，或者像自己年輕時做得太少，對學生的行動無保留的喝采。

中年人對年輕世代讚卑，也許不算是壞事，至少好過倚老賣老地教訓年輕人。但是，年輕世代需要的可能不止是掌聲，還需要指與提醒。慶長數十寒暑的人，如果不能對年輕人有增益他們的貢獻，從某個角度來說，也算是一種不負責吧！

以下是我昨天已草成的文字，原題是「不只是掌聲」

不只是掌聲：革命青春之三 2014/3/23

你可能認識的朋友

Mo-Chun Huang

1 個共同朋友



白素娟



林金園

1 個共同朋友

中文(台灣) · English (US) · Español

Português (Brasil) · Français (France)

 ·  ·  · 
 · 

Facebook © 2017



王健文

2016年8月2日 ·

反課網的核心精神應該是捍衛歷史教育的主體性，抗拒政治的介入，不管是這種政治力量還是那種政治力量，(這個黨還是那個黨，行政還是立法)一概敬謝不敏。

現在的發展是，另一方的政治力正式登場了，而且是受邀登場。

別為了一時，斷送千秋。

多年前一篇學術文字，談到學術與政治的關係，轉貼未取於下，藉供參考。

文中的學術二字，代換成教育、或是歷史教育，都一樣。  
「清兵入關」的結果，是教育讓渡了自主性給政治。

以下為轉貼原文：

知識與權力之間，看似權力高據上風，政治秩序統治文化秩序，但是當文化秩序中的師儒建立了獨立自足的價值系統(即所謂「道統」)，甚至當社會整體浸潤在「道統」所伸張的普遍意義之中時，「道統」就反過來制約了「治統」。但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癥結，卻在於「道統」沒有客觀化自我的實踐能力。可以說：「道統」是「自在」但不能「自為」的。因此，「道統」的獨立價值固然有時能礙於人主(因為「道」是「自在」)，但「道統」的落實在儒家的思維中，卻必須仰賴政治領域的運作(因為「道」不能「自為」)，這就讓知識與權力之間的天平，畢竟要傾斜於權力一方了。

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知識與權力的天平，若是傾斜於知識的一方，如漢武帝的尊儒政策，有人說是「儒術的勝利」(邢義田1988)，有人說是「政治權威最後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協」(余英時1987)，是否就該歡呼如釋重負的過頭呢？徐復觀卻指出了一種極為深刻的警語：

想所產生的政策，若是為

民所不好，為人民選擇所不及，則只好停止在學術思想的範圍，萬不可以絕對是真，是善等為理由，要硬直強制在政治上實現。所以一切學術思想，一落在政治的領域中，便都在「民意」之前是第二義的，「民意」才是第一義。民意才直接決定政治，而學術思想只有通過民意的：「轉折」才能成為政治的。這不是吃損學術；而是說政治與學術，有其領域。

學術的真價，是要在學術的領域中去決定，而不是在政治的領域中決定。……否則極權主義者可以假借任何學術思想為名，以實行殘暴的權統治；亦即是任何學術思想，在此種情況之下，皆可能成為殺人的具。】(徐復觀1976B)

徐復觀的話是遺道之言，事實上學術與政治、知識與權力，在中國的治統傳統中，一直是個難以分割的連體嬰。當「知識」成了「信仰」，又通過「政治權力」來絕對化、普遍化他自身，其為害怕與過於「知識」桂冠的政治權力、秦皇、漢武的思想統一政策，雖是「政治」介入以支配「學術」，但是在某種意義上，未嘗不是在「學術分裂」的亂局中，思想世界的戰爭援引政治力量爭勝的結果。當「學術」與「政治」不能嚴守分際，不相侵犯，雖以「學術」為名，但「清兵入關」的結果，究竟是將天下讓位給「政治」，「學術」本身也由此而失落了尊嚴與自主。

讚 留言 分享

PigPig Lin · Elsie Heing 和其他 41 人

29次分享 2則評

邱石璋 我認為太過強調教育本身即是政治這件事了，或者太「小看」政治，把政治力侷限於「政權力」了。可以說拒絕以政黨為教育主導(因與下文教雷門)，但要說教育要脫離政治，怕是不太對了  
讚 · 回覆 · 1 · 2015年8月2日 15:28

王健文 對評，任何概念都相互交疊，生活中概念上的政治無所不在，這點我了解。我希冀的是主體性的問題，你可以談拒絕政黨，也可以再繼續談向那兩端轉騰，我那本上是接受他們的主張的。當然與徐復觀可都不算放棄政治，只是他們比旁人對兩者分際更多了分際罷。  
讚 · 回覆 · 2 · 2015年8月2日 16:29

留言……

交友邀請 查看全部

Shan-Hua Lin  
3 個共同朋友  
好友確認

建議的社團 查看全部社團

**爆料公**

•【爆料公社】•  
19位朋友 · 1,442,190位成員 加入

你可能認識的朋友 顯示全部

Gowan Wu  
加好友

中文(台灣) · English (US) · Español · Português (Brasil) · Français (France)

隱私政策 · 使用條款 · 廣告 · Ad Choices

 **王健文**  
2015年8月2日 ·

反課網的核心精神應該是捍衛歷史教育的主體性，抗拒政治的介入，不管是這種政治力量還是那種政治力量，(這個黨還是那個黨，行政還是立法)一概敬謝不敏。

現在的發展是，另一方的政治力正式登場了，而且是受邀登場。

別為了一時，斷送千秋。

聊天室(33)



民所不好，為人民選擇所不及，則只好停止在學術思想的範圍，萬不可以絕對是真、是善等為理由，要逕直強制在政治上實現。所以一切學術思想，一落在政治的領域中，便都在「民意」之前是第二義的，「民意」才是第一義。民意才直接決定政治，而學術思想只有通過民意的這一「轉折」才能成為政治的。這不是貶損學術；而是說政治與學術，各有其領域。

學術的真價，是要在學術的領域中去決定，而不是在政治的領域中決定。……否則極權主義者可以假借任何學術思想為名，以實行殘暴的極權統治；亦即是任何學術思想，在此種情況之下，皆可能成為殺人的工具。】（徐復觀1976B）

徐復觀的話是證道之言，事實上學術與政治、知識與權力，在中國的知識/政治傳統中，一直是個難以分割的連體嬰。當「知識」成了「信仰」，又通過「政治權力」來絕對化、普遍化他自身，其為害恐怕要遠過於少了「知識」桂冠的政治權力。秦皇、漢武的思想統一政策，雖說是「政治」介入以支配「學術」，但是在某種意義上，未嘗不是在「道術分裂」的亂局中，思想世界的戰爭援引政治力量爭勝的結果。當「學術」與「政治」不能嚴守分際，不相侵犯，雖以「學術」為名，但「引清兵入關」的結果，終究是將天下讓位給「政治」，「學術」本身也因此而失落了尊嚴與自主。

[在今天]，昔日眾神從墳墓  
中走出來，由於已遭除魅，  
祂們不再表現為擬人的力量。  
祂們企圖再次主宰我們的生  
命，並且又一次展開了祂們  
之間永恆的爭鬥。

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在法國文化與德國文化的  
價值之間，要如何“學術  
地”作一個決定，恕我不  
知道。在這裡，也是不同  
的神祇在互相爭鬥，毫無  
疑問地永遠在爭鬥。

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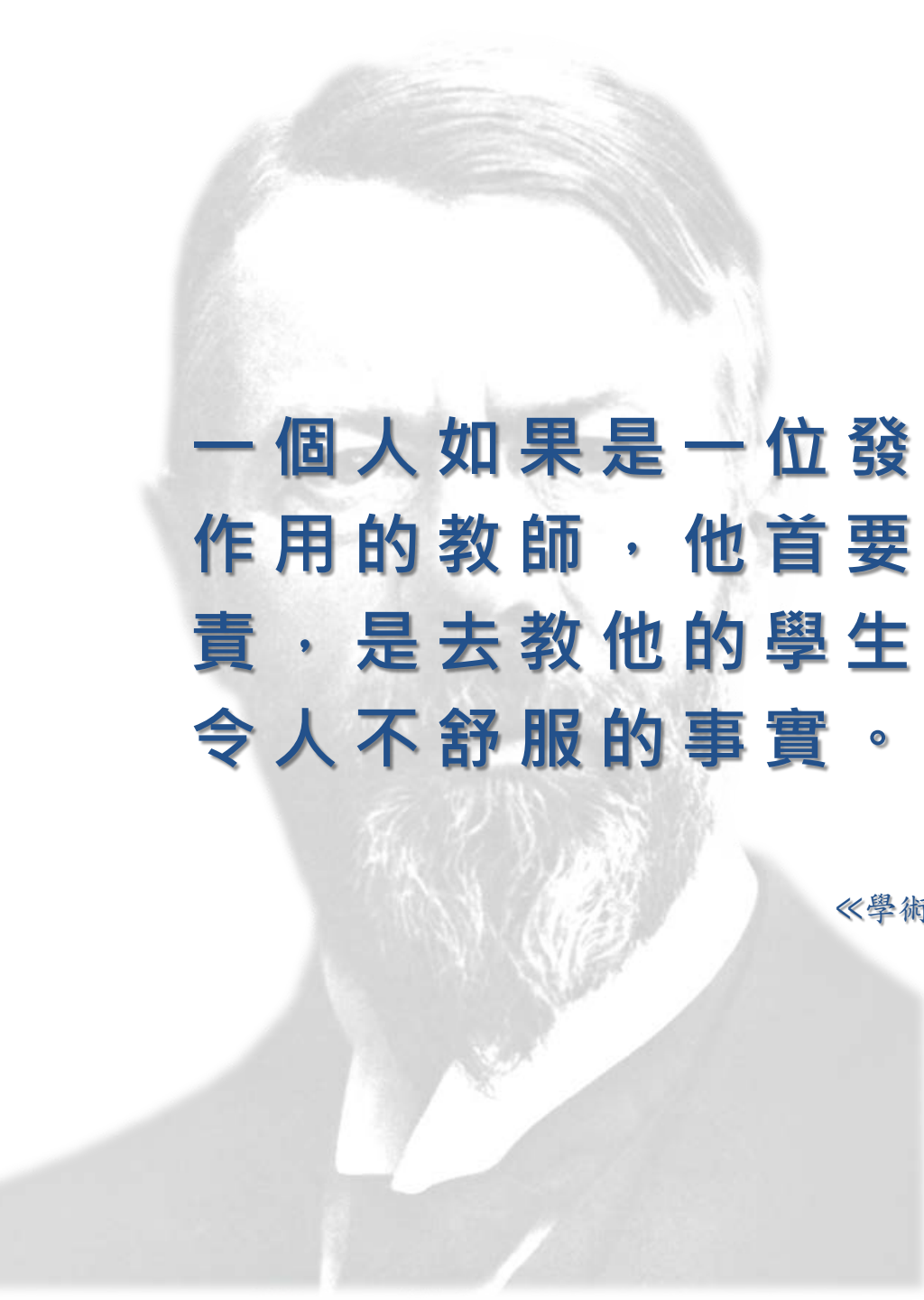
先知與群眾鼓動者，都不屬於教室的講台。

對先知和群眾鼓動者，我們要說：「到大街上去，把你的話公開向群眾說」。也就是在他人可以批評你的情況下講話。

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

A faded, grayscal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full, dark beard and mustache,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dark tie. The image is semi-transparent and serves as a background for the text.

一個人如果是一位發揮了作用的教師，他首要的職責，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。

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對這些年輕人，這句話正好適用：  
「留心，魔鬼是個老年人，所以  
要了解它，你得先變老」。  
所謂老，在這裡並不是出生證明  
書上的意思，  
而是說，如果我們想和這個魔鬼  
周旋，我們便不能如今天人們喜  
為的，在它面前取逃避之途；我  
們必須通觀其行徑至終點，方克  
透見它的力量及它的限制。

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行動者沒有認識到魔鬼力量的作用。這些力量是一刻都不會放鬆的，它們對人的行動產生影響，甚至對他本人的內在人格發生影響。

人如果沒有了解它們，便只能束手無策地聽憑這些魔性力量的擺布。

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

政治作為一種志業，最主要的，是可以讓人有權力感。即使身居正式說來不是很高的位置，那種對人有影響力的感覺、插手在控制人的權力中的感覺、尤其是親手覺觸到歷史性重大事件之脈動的感覺，在在都使得志業政治家覺得自己擺脫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。



但是，它必須面對一個問題，憑什麼個人的性質，它才能不負這種權力(不論在個別當事人的情形來說，這權力多麼有限)，以及這權力帶給他的責任。在這裡，我們開始進入倫理問題的領域了。因為“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”這個問題，乃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。

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一個人是按照心志倫理的準則行動(在宗教的說法上，就是“基督徒的行為是正當的，後果則委諸上帝”)，或者是按照責任倫理的準則行動(當事人對自己行動〔可預見〕的後果有責任)，其間有著深邃的對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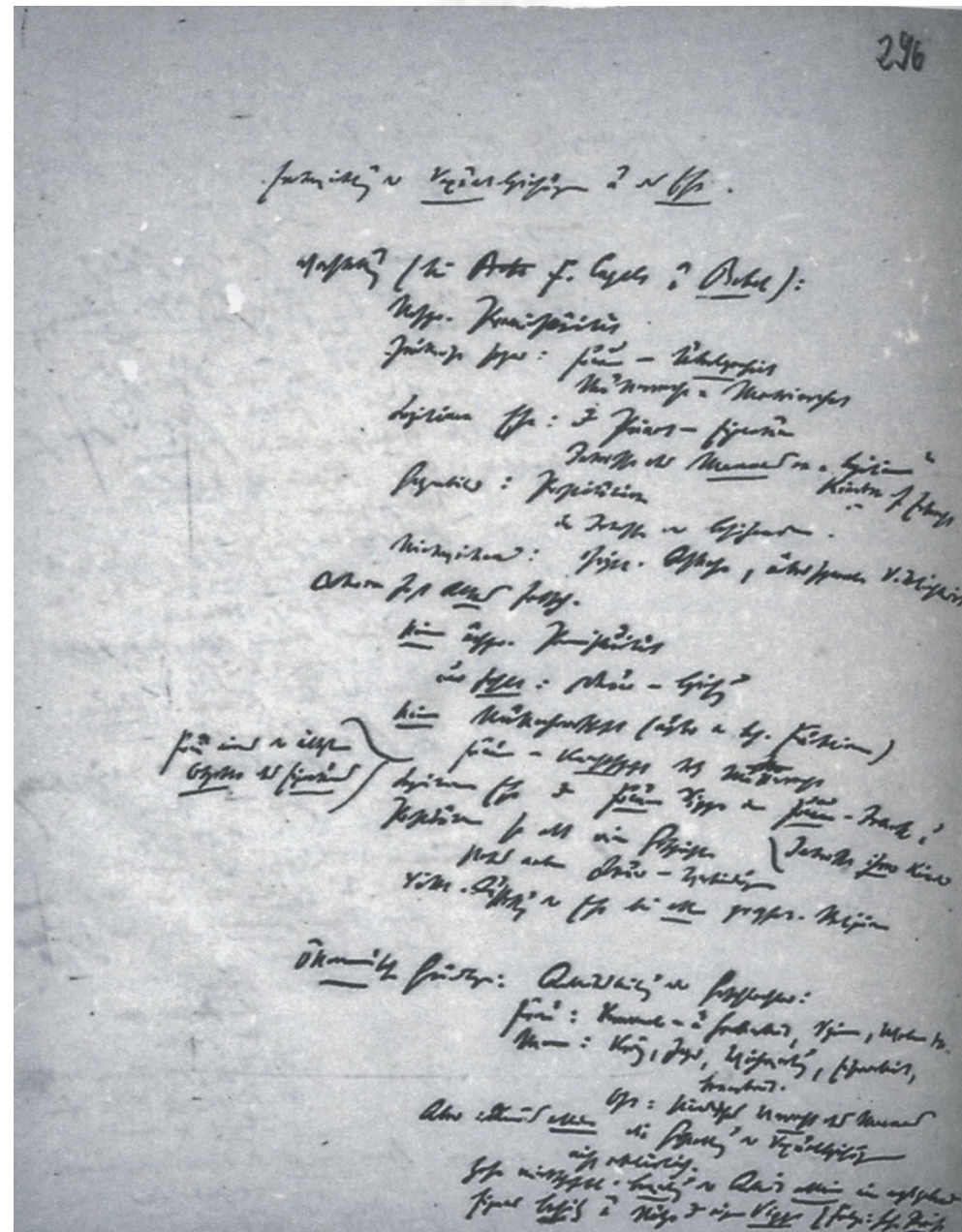
對一位衷心接受心志倫理的工團主義份子，……若一個純潔的心意所引發的行動，竟會有罪惡的後果，那麼，對他來說，責任不在行動者，而在整個世界、在於其他人的愚昧、甚至在於創造出了這班愚人的上帝的意志。

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在現實世界中，我們卻一次又一次不時地看到，秉持心志倫理的人，突然變成預見千年王國的先知。舉個例子來說，剛剛還在宣揚“以愛對抗暴力”的人，突然敦促他們的追隨者使用武力，最後一次使用暴力，以求能消除一切暴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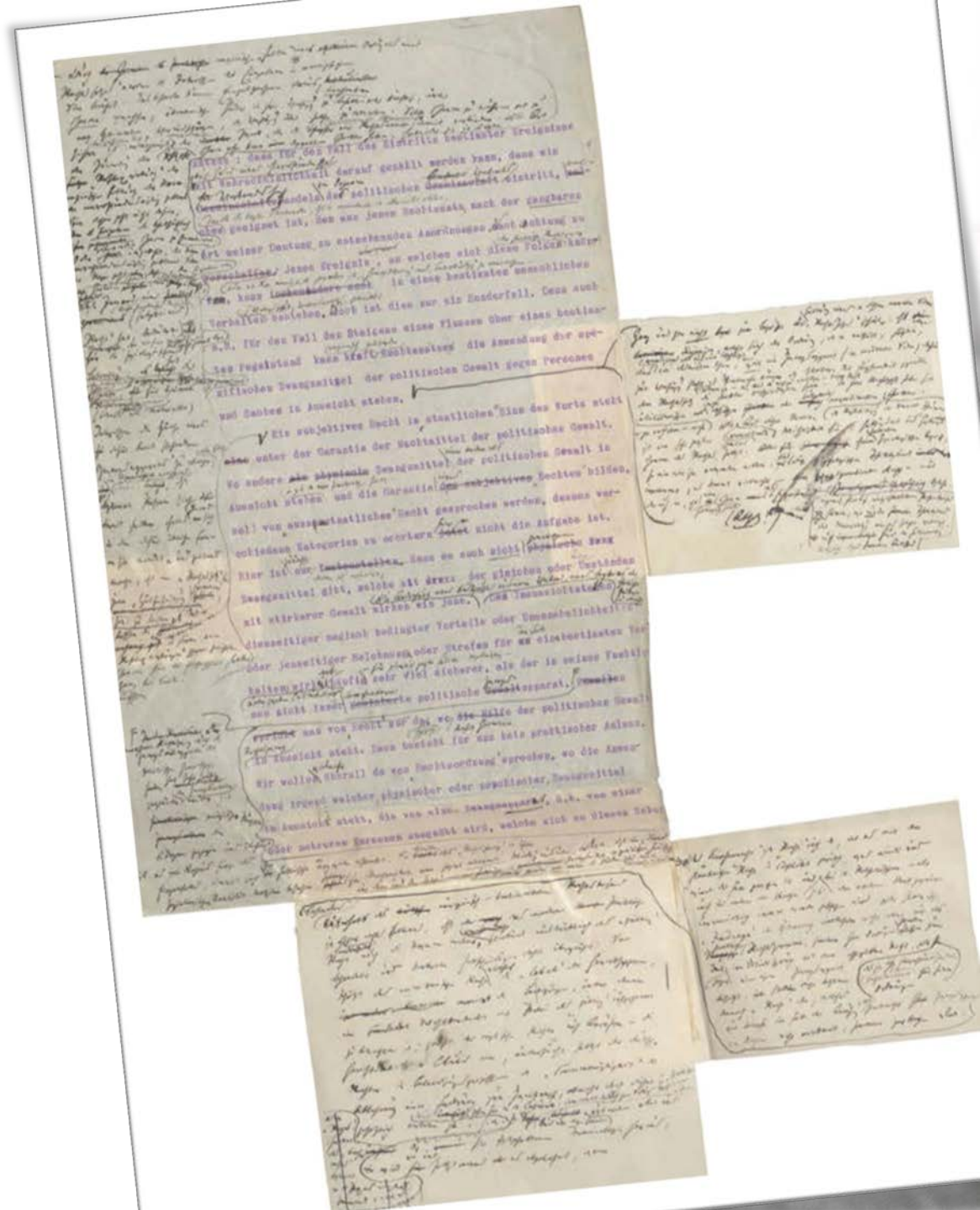
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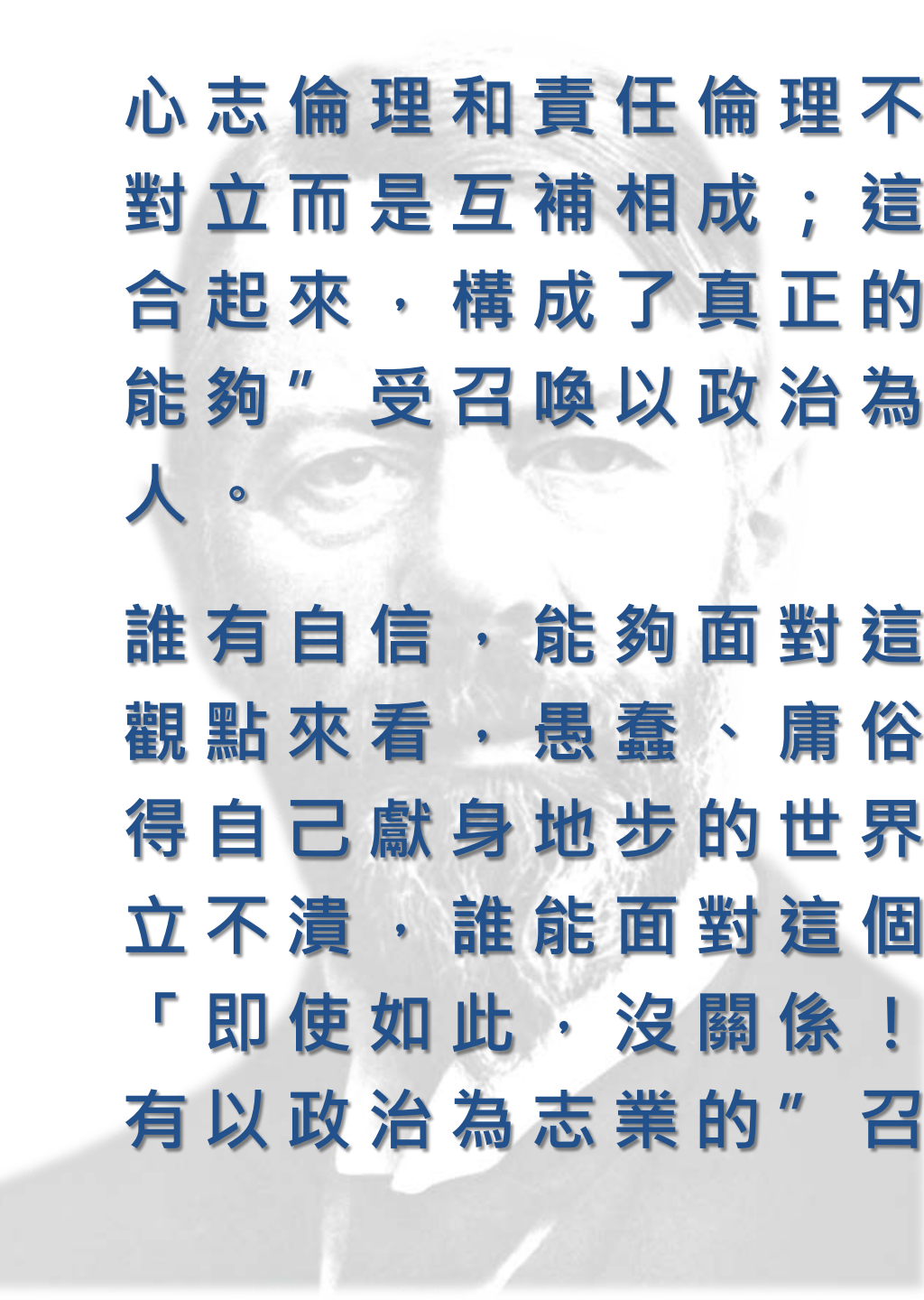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，是一個成熟的人（無論年紀大小），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，按照責任倫理行事，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：「我再無旁顧；這就是我的立場」。這才是人性最真性的表現，使人為之動容。

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

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；這兩種倫理合起來，構成了真正的人，一個能夠“受召喚以政治為志業”的人。

誰有自信，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，愚蠢、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地步的世界，而仍屹立不潰，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：「即使如此，沒關係！」，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“召喚”。

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》



# 自由中國

FREE CHINA

第五卷第九期

要目

試談文化的建設  
政治建設的根本問題  
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  
我所了解的蔣總統  
民主、法治與制度  
請從今天起有效地保護言論自由  
現行經濟機構怎可不再改革？  
祝望造成一個現代的民主憲政國家  
改革政治、團結人心  
貫徹法治壽世慰親  
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  
清議與干戈  
忠誠的反應  
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 
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

王 明  
徐 復  
徐 復  
張 翁  
陳 陶  
雷 陶  
劉 均  
蔣 均  
魏 均  
羅 均

師 道  
後 道  
道 道  
道 道  
道 道  
道 道  
道 道  
道 道

水 鴻  
鴻 鴻  
鴻 鴻  
鴻 鴻  
鴻 鴻  
鴻 鴻  
鴻 鴻  
鴻 鴻

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 
地址：北平和平路二段十八巷一號

這種濫詞，只對蔣公的感情負責，而不敢對客觀問題負責，並常常增加與客觀問題的距離。于是有機會得到親近蔣公的人，既不敢伸張自己的個性，也不敢對客觀的問題，只是經過若干歲月後把自己磨練得像圓光光的彈子，出去負國家各種重要責任；內有奧援，外無顧忌，花頭百出，實績毫無，便是此一新政系統及新官僚風氣的特色。第二、因蔣公對於受言訥諫的藝術的拙劣，遂使一般作官人發生一種變態心理，認為凡是有批評性的輿論，都是存心不良，對政府搗亂；于是有權力的輒出之以橫蠻，無權力的即應之以頑鈍，使社會與政府無法可以通氣，把社會逼得與政府愈隔愈遠。其中也有特別聰明而會做股的人，經常用「總裁說」來作自己行為的根據；因為引一句總裁的話，比客觀問題中找根據要來得單純有力；既可以表示自己的忠誠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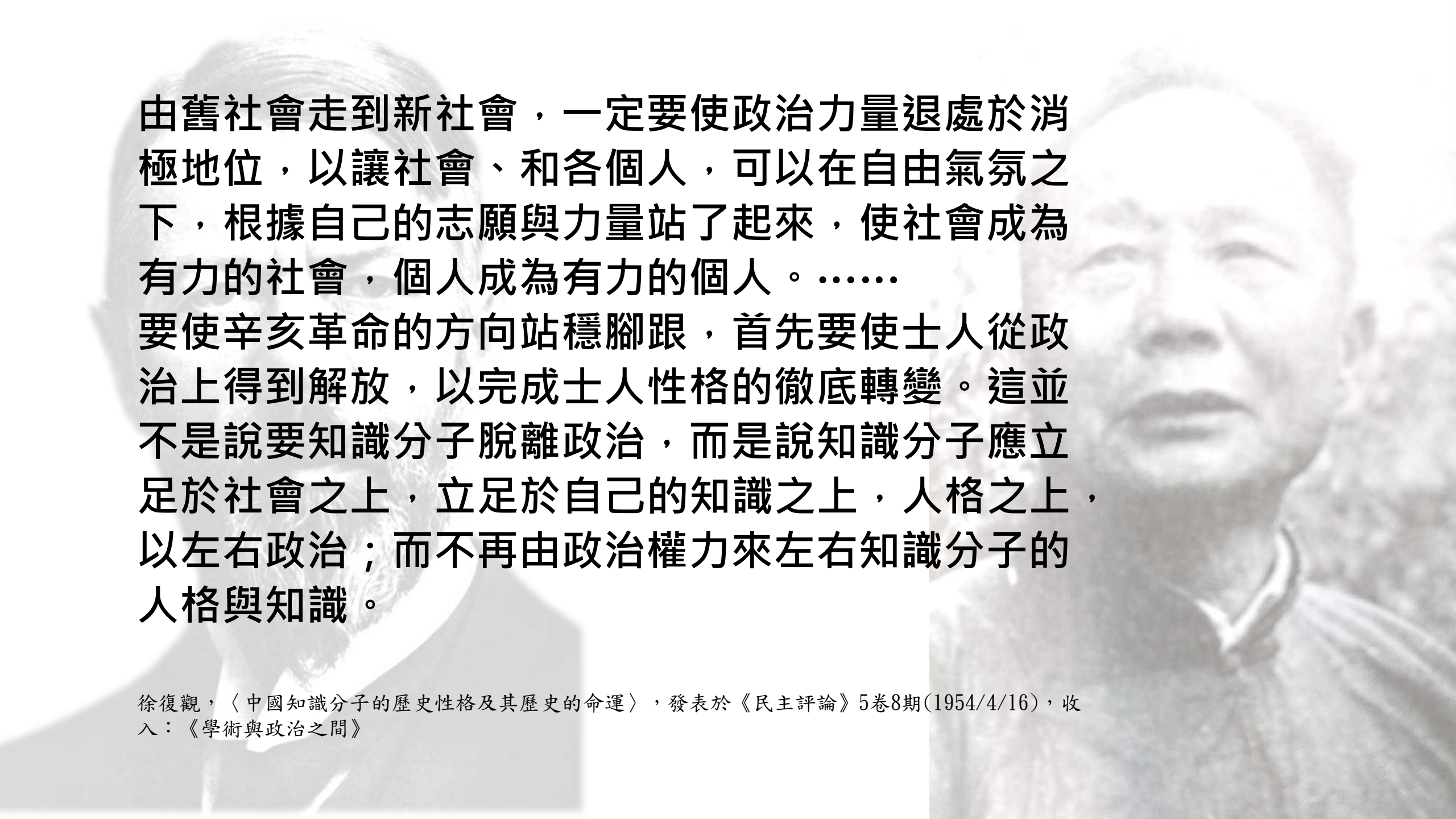
【當代人物】●陳昭瑛

徐復觀先生逝世七週年

一個時代的開始——

# 激進的儒家 徐復觀先生

假如解放（作動詞）「儒學」是把儒家的激進潛能解放出來，作一徹底的全面的發展，那麼解放後的儒學將歸於何種境界？那便是「解放（作形容詞）儒學」，也就是本身具有解放力的學問，去解放那尚未被解放的事物，孔子的一己立而立人」就是這個意思。而復觀先生，為當代儒學開啟一個新紀元的點火者，他是怎樣待望著這一時代的思想呢？他在《兩漢思想史》的《鹽鐵論中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》文中如此寫道：「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，是在改變一個時代，使人民能得到進一步的解放。」



由舊社會走到新社會，一定要使政治力量退處於消極地位，以讓社會、和各個人，可以在自由氣氛之下，根據自己的志願與力量站了起來，使社會成為有力的社會，個人成為有力的個人。……

要使辛亥革命的方向站穩腳跟，首先要使士人從政治上得到解放，以完成士人性格的徹底轉變。這並不是說要知識分子脫離政治，而是說知識分子應立足於社會之上，立足於自己的知識之上，人格之上，以左右政治；而不再由政治權力來左右知識分子的人格與知識。

徐復觀，〈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〉，發表於《民主評論》5卷8期(1954/4/16)，收入：《學術與政治之間》

版港

學術與政治之間

甲乙集  
合訂本

南山書屋印行

徐復觀文錄

第一輯

任何好的學術思想，根據任何好的學術思想所產生的政策，若是為人民所不好，為人民選擇所不及，則只好停止在學術思想的範圍，萬不可以絕對是真、是善等為理由，要逕直強制在政治上實現。

所以一切學術思想，一落在政治的領域中，便都在「民意」之前是第二義的，「民意」才是第一義。民意才直接決定政治，而學術思想只有通過民意的這一「轉折」才能成為政治的。這不是貶損學術；而是說政治與學術，各有其領域。學術的真價，是要在學術的領域中去決定，而不是在政治的領域中決定。

.....否則極權主義者可以假借任何學術思想為名，以實行殘暴的極權統治；亦即是任何學術思想，在此種情況之下，皆可能成為殺人的工具。

徐復觀，〈學術與政治之間〉，發表於《民主評論》4卷20期(1953/10/16)，收入：《學術與政治之間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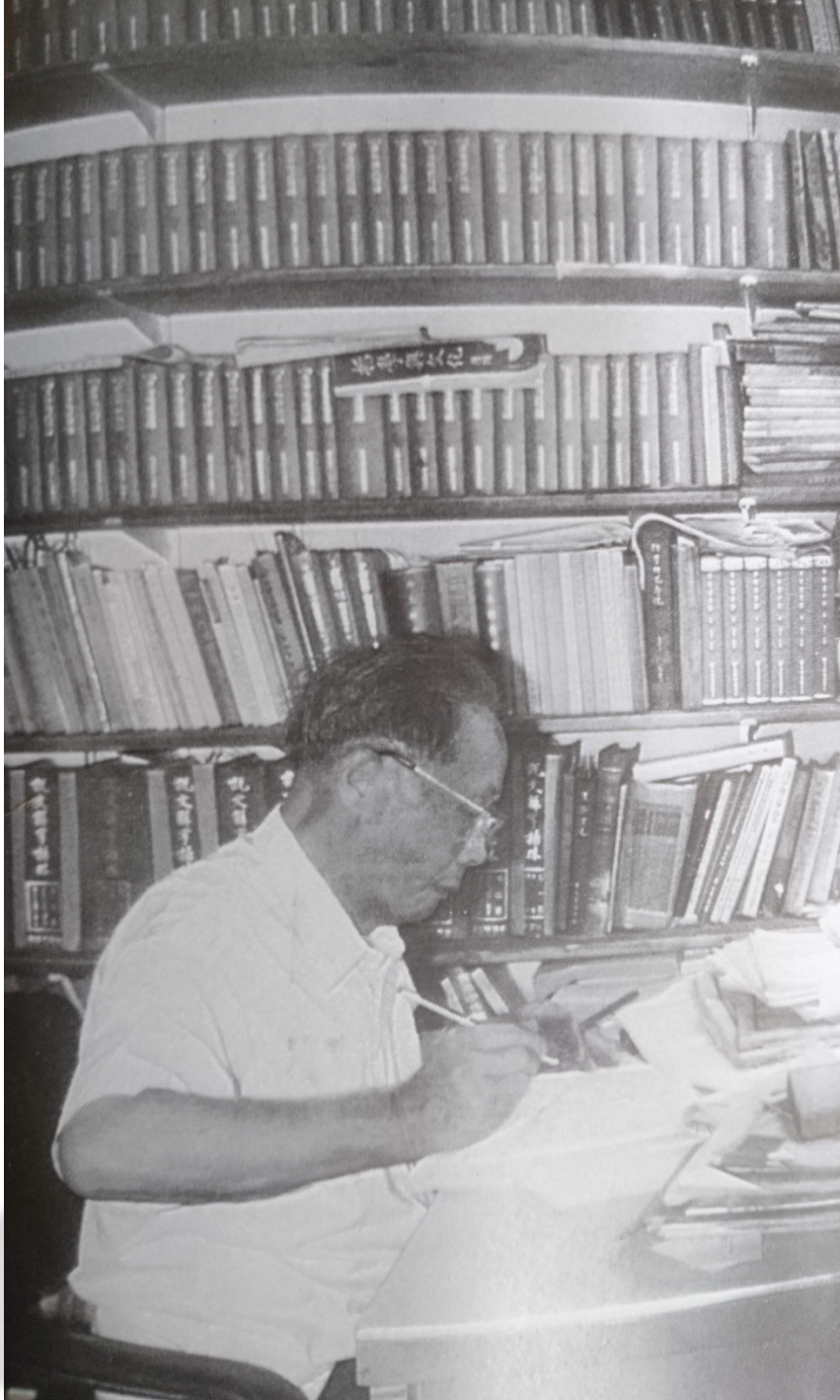


這種肅清工作，在它自以為是替天(主義)行道，所以殺千萬人，殺百十年，還覺得無所愧怍。從某一角度說，這與其說，是共產主義本身的罪惡，毋寧說是共產主義在政治上不甘處於第二義，因而不准民意自由選擇的罪惡。

.....

今日有許多人以為一說社會主義便是極權，只有資本主義才是民主，此一說法，依然是拿主義來直接決定政治，把主義放在民意的上面；此種說法的本身，即是一極權思想。

徐復觀，〈學術與政治之間〉



民主政治的本身，不黏貼著某一特定的主義或思想的內容，而是在建立一個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主義或思想的政治形式。在政治領域中，此一自由選擇的形式是第一義的，任何思想主義都是第二義的。

徐復觀，〈學術與政治之間〉



曹永洋等編

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

袁靜昇題



政治與學術最大的區別，是質與量的區別。一萬個普通人對於哲學的意見，很難趕上一個哲學家的意見。一萬個普通人對於科學的知識，沒有方法可以趕上一個科學家的知識。這裡是質決定量，這是學術思想的本性。但是在政治上，任何偉大的哲學家或科學家，他所投的票依然和普通人一樣，只能當作一張票看待。假定它要發揮更大的政治作用，惟有把它的意見，訴之大眾的同情，即是質要通過量而使能有政治上的作用。因此，政治是以量決定質的。

徐復觀，〈學術與政治之間〉



民主政治，是自己限定自己的政治，是在人生中把政治限定在一可有可無的地位，以解放人生在政治以外的生活，也是解放人生向質追求的生活。

.....

民主政治中的自由，表現在多數保障少數的時候，便是給予多數與少數之間，有一確實可變的機會，已讓任何「質」可以反復的爭取「量」的機會；這樣，政治上的量的後面，依然是由學術上的質在發生作用。



應該以量為主的政治，更深一層的去理解，它是立足於人文精神的大原則之上的。人文精神，首先承認「生」即是價值，「生」是第一價值。其次，再要求「生」得如何有意義，這可以說是第二價值。第二價值必須安頓於第一價值之上，而不可繞過第一價值，以談第二價值。……對於「生」的當下承認，亦即是對量的當下承認。……「養生送死無憾」是「王道之本」，即是先要從「量」上與以安頓。「老者安之」，「少者懷之」，此時不問哪一個老者或少者的自身是否值得去「安」去「懷」；即是此時只著眼於第一價值。孔子到衛國去，首先讚嘆的是「庶矣哉」，再接著是「富之」，「教之」，這是在第一價值之上去安頓第二價值。若是在史達林，便要在「庶」之中先查明階級；若是在希特勒，便要在「庶」之中先查明「血統」或「遺傳」；即是獨裁者不能當下對「生」加以承認，亦即是不能當下對「量」加以承認。

無懈且布裏頭歸



徐英時敬題

若是大多數人都直接捲入于政治之中，這也多半是一種不幸的時代；若是一個人，把他的全生命都投入于政治之中，也是一種不幸的人生。

.....

政治在人生中，是緊連著權力慾支配慾的；這是人生中最壞的一部份，是與禽獸一鼻孔出氣的一部分。我們之不能不要這一部分，可以說是出於人生之不得已。我們要使人生的這一部份，做人生其他部份的工具，為人生其他的部份開路，因而也就把這一部份轉化為其他的部份。.....我們可以為藝術而藝術，為哲學而哲學，為宗教而宗教，為科學而科學，甚至可以為財富而財富；但千萬不可為政治而政治，不可使政治在人生中僭居於主要的地位，以致淹沒了整個人生。

徐復觀，〈政治與人生〉(1953年1月2日)，收入：《學術與政治之間》





徐復觀最後日記

無慚已布囊頭歸

九原雜刊 9

民主政治的本質，是在敞開人生的大門，鋪平人生的道路。在已經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，我們可以任意的不謀政治而去追求各種各樣的人生。在未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，我們為了要使每人都能去追求各種各樣的人生，便必須首先共同爭取這種敞開人生之門的政治。

.....

民主政治的本身，即含有政治的自我否定，權力的自我否定的高貴品質。世界偉大的民主主義者，一定含有這種高貴的品質。

徐復觀，〈政治與人生〉

民主政治，是自己限定自己的政治，是在人生中把政治限定在一可有可無的地位，以解放人生在政治以外的生活，也是解放人生向質追求的生活。

徐復觀，〈學術與政治之間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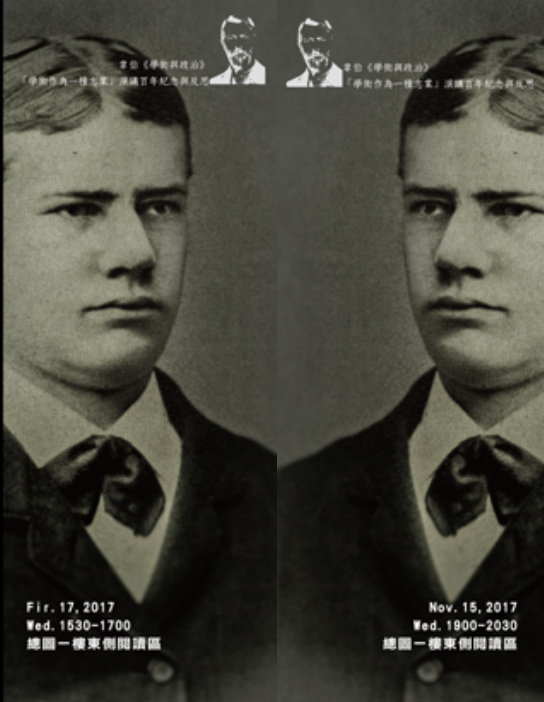


韋伯與中國議題

劉季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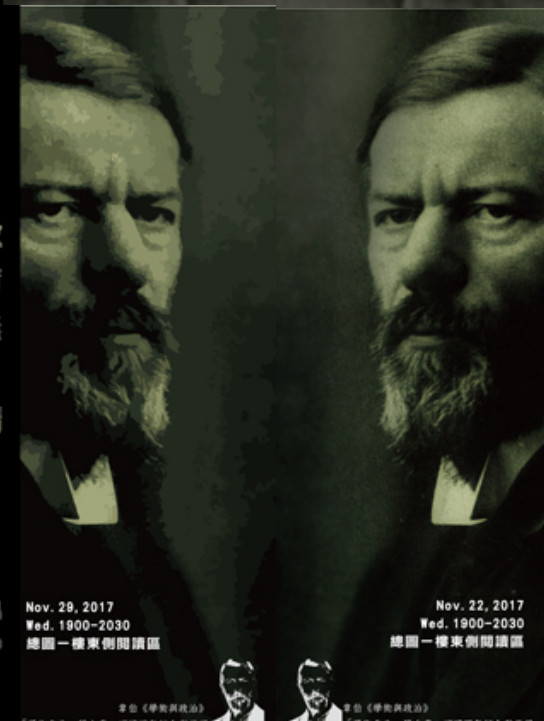
世俗竟始於神聖：  
《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導讀

蘇碩斌



Fri. 17, 2017  
Wed. 1930-1700  
總圖一樓東側閱讀區

Nov. 15, 2017  
Wed. 1900-2030  
總圖一樓東側閱讀區



Nov. 29, 2017  
Wed. 1900-2030  
總圖一樓東側閱讀區

Nov. 22, 2017  
Wed. 1900-2030  
總圖一樓東側閱讀區

學術與政治之間：  
韋伯  
徐復觀

王健文

我能指望什麼？  
韋伯《宗教社會學論文集》提綱

簡惠美

